

黃帝內經·素問

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余聞九針九篇，夫子乃因而九之，九九八十一篇餘盡通其意矣。經言氣之盛衰，左右傾移。以上調下，以左調右。有餘不足，補瀉於榮輸，余知之矣。此皆榮衛之傾移，虛實之所生，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。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，其病人何如？取之奈何？

岐伯對曰：夫聖人之起度數，必應於天地；故天有宿度，地有經水，人有經脈。

天地溫和，則經水安靜；天寒地凍，則經水凝泣；天暑地熱，則經水沸溢，卒風暴起，則經水波涌而隴起。

夫邪之入於脈也，寒則血凝泣，暑則氣淖澤，虛邪因而入客，亦如經水之得風也，經之動脈，其至也，亦時隴起，其行於脈中，循循然。

其至寸口中手也，時大時小，大則邪至，小則平。其行無常處，在陰與陽，不可為度。從而察之，三部九候。卒然逢之，早遏其路。

吸則內針，無令氣忤。靜以久留，無令邪布。吸則轉針，

以得氣為故。候呼引針，呼盡乃去，大氣皆出，故命曰瀉。

帝曰：不足者補之，奈何？岐伯曰：必先捫而循之，切而散之，推而按之，彈而怒之，抓而下之，通而取之，外引其門，以閉其神。呼盡內針，靜以久留，以氣至為故，如待所貴，不知日暮。其氣以至，適而自護，候吸引針，氣不得出，各在其處，推闔其門，令神氣存，大氣留止，故命曰補。

帝曰：候氣奈何？岐伯曰：夫邪去絡，入於經也，舍於血脈之中，其寒溫未相得，如涌波之起也，時來時去，故不常在。

故曰：方其來也，必按而止之，止而取之，無逢其沖而瀉之。

真氣者，經氣也，經氣太虛，故曰其來不可逢，此之謂也。

故曰：候邪不審，大氣已過，瀉之則真氣脫，脫則不復，邪氣復至，而病益蓄。故曰其往不可追，此之謂也。

不可挂以髮者，待邪之至時而發針瀉矣。若先若後者，血氣已盡，其病不可下。故曰：知其可取如發機，不知其取如扣椎。故曰：知機道者不可挂以發，不知機者扣之不發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此攻邪也。疾出以去盛血，而復其真氣。

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。推之則前，引之則止，逆而刺之，溫血也。刺出其血，其病立已。

帝曰：善。然真邪以合，波隴不起，候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。察其左右，上下相失，及相減者，審其病臟以期之。

不知三部者，陰陽不別，天地不分；地以候地，天以候天，人以候人。調之中府，以定三部，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，雖有大過且至，工不能禁也。

誅罰無過，命曰大惑，反亂大經，真不可復，用實為虛，以邪為真，用針無義，反為氣賊。奪人正氣，以從為逆，榮衛散亂，真氣已失。邪獨內著，絕人長命，予人天殃，不知三部九候，故不能久長。

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，因加相勝，釋邪攻正，絕人長命。

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，推之則前，引之則止，逢而瀉之，其病立已。